

常新港 | 心灵成长小说系列

CHANGXINGANG

XINLINGCHENGZHANGXIAOSHUOXILIE

毛玻璃城



Maobolicheng

常新港 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HUBEI CHILDREN'S PRESS

常新港 | 心灵成长小说系列

CHANGXINGANG
XINLINGCHENGZHANGXIAOSHUOXILIE



Maobolicheng

毛玻璃城

常新港 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毛玻璃城 / 常新港著. —武汉: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0.7

(常新港心灵成长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53-5207-1

I. ①毛... II. ①常...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11902 号

书 名	毛玻璃城		
◎	常新港 著		
出版发行	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	业务电话	(027)87679199 (027)87679179
网 址	http://www.hbcp.com.cn	电子邮件	hbcp@vip.sina.com
承 印 厂	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		
经 销	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		
印 张	12.5	字 数	80 千字
印 次	2010 年 12 月第 1 版,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		
规 格	680 毫米 × 980 毫米	开本	16 开
书 号	ISBN 978-7-5353-5204-0	定价	19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内容简介 *Nèi róng jiǎn jiè*

这是一部幻想小说。在一个叫梅河村的小学校里，来了一个叫修迪的年青男老师。他充满智慧和热情的生活方式，赢得了孩子们的喜爱。但是，有一天，他和叫梅水、面瓜的学生都患上了罕见的瘙痒症。为了治疗难忍的奇痒，他们求医问药，最后，他们得到了能缓解病症的药物。这药来自一座从没听说过的城市，叫毛玻璃城。让人想不到的是，全村人都成了毛玻璃城的公民，但是同时，却都丧失了记忆。男孩子梅水为了让所有人恢复记忆，揭露真相，经历了少有的遭遇。虚假的毛玻璃城化成了水，同时，梅水也失去了很多的亲人和朋友。

目录

- 一 洗脖子 / 1
- 二 上茅房不用喊报告! / 6
- 三 露天洗澡间 / 14
- 四 鹅也会咬人 / 19
- 五 奇痒 / 28
- 六 病人 / 33
- 七 瘟疫弥漫 / 39
- 八 修迪老师的远房叔叔 / 44
- 九 等待的日子 / 50
- 十 水疗一百日 / 56
- 十一 隔离 / 62
- 十二 失忆 / 68
- 十三 大耳朵的痛苦行为 / 75

- 
- 十四 梅河的水流到哪儿去了? / 81
- 十五 我是谁? / 88
- 十六 摆满了五颜六色液体的房间 / 93
- 十七 校长毛辈传 / 103
- 十八 黑暗展览室 / 110
- 十九 遭遇玻璃门牙 / 116
- 二十 寝室 108 / 124
- 二十一 月亮和太阳同时出现 / 131
- 二十二 送饭人叫毛巾 / 137
- 二十三 装傻瓜也不容易 / 144
- 二十四 十足的傻瓜受到表扬 / 150
- 二十五 惊喜 / 158
- 二十六 记忆之水 / 167
- 二十七 想见妈妈 / 173
- 二十八 百年之痒后的万年之痛 / 183
- 二十九 草地遗址 / 192



NO.1

洗脖子

当有人开始怀疑我的脖子为什么洗不干净的时候，我还从没听说过关于毛玻璃城的事。

那天，我坐在小院子里一心一意地啃青苞米，头顶上的屋檐下挂着十几串晒干的黄花和蘑菇。我把青苞米啃得吭哧响。一瞬间，我发现对面抽烟的爸爸一直在盯着我看。见我抬头看他时，他对我说：“你过来。”我举着手里的青苞米说：“你要啃它？”爸爸说：“你过来。”

我走过去后，他就用眼睛在我脸上找东西。爸爸的样子看上去像是在用有牙齿的眼睛啃我的脸。

我说：“你在我脸上找什么？我脸上少东西了吗？”我自信地用手把鼻子、眼睛、嘴巴、耳朵摸了一遍。

爸爸说：“没少什么，你接着啃青苞米去吧。”

那天早上，我站在院子里洗脸时，妈妈就站在我的身后，手里拿着我的毛巾。我脸上滴着水找毛巾时，妈妈就把毛巾递给了我，想了想，她又亲自给我擦脸蛋儿。她擦得很仔细，其实不然，她只是擦

得很慢，让毛巾在我脸颊的皮肤上一点点滑过，她的眼睛也在我的脸上碾过。

我说：“我的脸上少了东西吗？”

妈妈说：“没少什么，你接着洗吧。把泥脖子洗干净了。”

我没听妈妈的话，我的脖子我从不亲自洗。一般情况下，是妈妈像搥牛头一样，把我的脸往脸盆里搥，用丝瓜瓢用力地搓我的脖子。只要我看见妈妈在院子里摆着一盆热水，还有一块丝瓜瓢子，我就躲着妈妈。妈妈常在饭桌边上逮住我，我一看见饭菜，就忘了自己的脖子。妈妈只要在饭桌前看着我的泥脖子，就会把什么都忘了。妈妈搓我脖子的时候，嘴里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我不能让人家说你是个没妈的孩子。”一顿猛搓过后，我的脖子先是从颜色上变了，发着紫红色，然后是疼，手摸着疼，衣服领子蹭着也疼。

我诚心诚意地跟妈妈谈判：“妈，我不洗脖子，也不能说我就是个没妈的孩子啊？”

妈妈一边发力地搓我的脖子，一边说：“你的脖子就是妈的脖子。”

我一下子为自己找到理了：“妈，你干脆洗自己的脖子好了，为什么搥着我的脖子不放？”

妈妈把我的头又用力朝下搥了搥：“你从不照镜子吧？看看你的脖子跟鞋后跟上的泥有什么不同？”

妈妈为了强行给我搓脖子上的泥，常拿我脖子上的颜色跟鞋后跟上的泥做比较。我说：“大面瓜的脖子还不如我的脖子白呐！”



妈妈听我提到了大面瓜，就用手拍了我的脖子一下：“你跟大面瓜比？大面瓜天天跟他爸爸泡在鱼池里，除了一身的腥味，就剩下黑泥了。”

我感到妈妈搓我脖子的手劲越来越大。想跟妈妈讲理，那真是犯了大错误。我嘴巴说得越多，我的脖子被搓得越疼。

妈妈每次清理我的脖子，就像是发动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。胜利的总是妈妈，遭殃的总是我。

奇怪的是，我的脖子刚刚洗过时，很白，很干净。妈妈总是欣赏着我的脖子说：“这才像妈妈的脖子。”但是用不了一天，那地上的泥啊，天上飘着的灰啊，就主动找到我的脖子，赖在那里不走了，它们就像是找到了真正的家。

小学五年级时，面瓜很少有时间跟我玩了。他帮着爸爸照看河边上的鱼池，我就跟着面瓜在鱼池边上玩。玩得太晚时，妈妈就找到面瓜家的鱼池边上来了。妈妈离很远就喊叫我的名字：“水！水！回家了！”

水是我的名字。妈妈从不在村里喊我的全名。我的全名叫梅水。我姓梅。让人听上去像是没水。那年，就因为妈妈一个人不慎把我生在了河边上，我又被虚弱的妈妈失手掉到了水里，她慌慌张张地把我从水里捞出来时，居然见我兴奋得很。

我回头看见妈妈走过来，就问她：“现在也不吃饭，叫我回家干什么？”

妈妈说：“搓搓你的脖子。”

一听又要搓我的脖子，我的两条腿就有点发软。我不想回家。面瓜也不想让我回家。面瓜就跟我妈妈说：“你看看我的脖子，还不如梅水呐，我就不用洗！”

我拍着自己的脖子说：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面瓜的脖子比我黑多了，他都不用洗，你为什么老是不肯放过我的脖子？”

面瓜说：“梅水的脖子多干净啊，还洗什么啊！”面瓜不是故意说谎，他认为我的脖子就是干净。

妈妈不理睬面瓜，只是跟我说：“不跟我走，我明天给你洗脖子时，就搓一百二十下！”妈妈说完，就转身走了。

我一听，乖乖地跟在妈妈身后：“上次搓了一百下，怎么一下子就搓一百二十下了？”

妈妈胜利在望地看着我：“今天洗不洗脖子？”

我装作乖巧地说：“洗，我洗……”

妈妈说：“这还差不多！”说着，让我走到她前边去，她在后面跟着。我心里觉得，是妈妈押解着我回家。

那一次，妈妈边给我洗着脖子，边在院子里大声地说道：“梅水，我就不信洗不干净你的泥脖子！”

我受着别人给我洗脖子的痛苦，反抗道：“已经一百下了，你怎么还搓啊？”

妈妈说：“还不干净！”

我叫道：“够干净了。”

妈妈手里的丝瓜瓢子把我的脖子搓得嚓嚓响：“你的脑袋在水



里,怎么会知道自己的脖子干不干净?”

我说:“我的脖子疼,我当然知道了!”

妈妈终于把摁着我脑袋的手松开了,用毛巾擦干我的脸和脖子,用一种解不懂算术题的表情说:“我就不明白,你的脖子怎么就是洗不干净呐?”

No.2

上茅房不用喊报告！

我最不想去的是教室。去了不是为了上课，目的是玩。夏天的教室很凉爽，因为窗户没玻璃。冬天的教室很冷，因为没玻璃。镇上邮局的投递员骑着一辆糊满了泥巴的破摩托车，到了教室外，他不用下车，一条腿支在地上，回头从大帆布袋里掏出信和报纸，不说一句话，从教室的破窗户里扔进去，再一扭头，破摩托车放一阵大臭屁，就跑没影了。镇邮递员一直戴着很大很大的墨镜，让我们看不见他的眼睛。有人说，他从不当众摘掉墨镜的，他的某一只眼睛肯定有点毛病。为了猜测邮递员的哪一只眼睛出了毛病，我和同学们打赌。再次等来了邮递员时，我站在小学校的房顶上，朝邮递员的脸上扔了一滩稀泥巴，那泥巴就糊在了邮递员的身上和脸上了，逼得邮递员只能摘下墨镜。我们一看，他的眼睛根本没有毛病，就是太小了。比绿豆大点，比黄豆小点。我们就叫他小眼睛邮递员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从一年级到五年级，我们学校换了十几个老师。来了又走了。就像天上的大雁，不高兴就走了。



有个戴眼镜的女老师，脸白，特别白。她第一天给我们上课时，她还没说话，我先说话了：“老师，你什么时候走？”

她的目光从教室的破窗户望出去，然后用手点着操场上的一棵不大的杨树说：“同学们都看见那棵树了吧？”

我们都点着头说：“看见了，看见了。”

她说：“它只要不死，我就不走！”

就这一句话，让几个感情细腻的女生，连着好几篇作文都写的是那棵杨树。她们围着那棵有了灵性的杨树找女老师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。

结果，那棵还没怎么长的杨树还活得好好的，她就走了。她给我们只留下了一个伤感的誓言，而让我们日日看守着那棵杨树。

新老师是男的，比我们大不了多少。他站在讲台上读课文讲算术时，老是一副忍不住要笑起来的样子。

最有意思的是，面瓜来晚了，愣头愣脑站在教室门口，嘴里正啃着一个刚从地里摘下来的西红柿。他不舍得扔，站在前面，看着新老师。新老老师的眼睛也直愣愣地瞪着面瓜，面瓜就心虚地吃也不是，扔也不是，硬邦邦地挺着身板，一脸苦笑。

有女生在小声说：“面瓜，把西红柿扔了。”

面瓜就低头看看手里的西红柿，又看看没玻璃的窗户。新老师厉声喊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面瓜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想干什么。”

新老师说：“把西红柿给我！”

我又说话了：“老师，连啃了一半的西红柿也没收啊？”

接下去的事让我们所有人都想不到，新老师从面瓜手里接过半个西红柿，张嘴就咬了一口，挺大的一口。看得我们都张大嘴巴：“啊？”

新老师把那口西红柿咽下去后，才对我们说：“我品尝一下西红柿，你们都张着大嘴巴干什么？怎么那么馋？”

新老师说什么呐？他众目睽睽之下，从迟到的学生手里接过啃了一半的西红柿咬一大口，还说我们馋？还讲不讲理了？

上第二课时，我、面瓜和同学们都认为新老师是最讲理的老师了。我从没见过这么讲理的老师。

他叫修迪。很好记的怪名字。我在下课时问过他：“你怎么叫修迪？”他说：“我姓修，叫笛。上了师范学校后，就给自己改成了迪。”我问：“迪比笛好吗？”他说：“都一样，不过……”我追着问：“不过什么啊？”他说：“好像迪比笛时髦一些。”

面瓜在修老师讲一道算术难题时，把手高高举起来了：“报告！”

修老师问面瓜：“有什么听不懂的吗？”

面瓜站起来，先四处看了一圈，嘴巴里像有东西，吞吐不清地说了一句什么，谁都没听清楚。

修老师对面瓜也是对着大家说道：“今后在我上课的时候，有事情，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，不要支支吾吾的。现在，我请面瓜同学大声告诉我，你要说什么？”



这时，我看见面瓜紧张得两条腿乱抖，小脸都变形了。面瓜指指窗外：“我要上茅房！”

修老师说：“还不快去！”

面瓜跌跌撞撞地奔出教室门。修老师着急地嘱咐道：“要快，别尿了裤子！”等面瓜四平八稳地走回教室的时候，修老师盯着面瓜的裤子说：“你没出事吧？”

面瓜笑咪咪地摇晃着头。他知道修老师和大家关心他身体的哪一个部位，所以，他用手还补充地拍了拍屁股，说明他的裤子里确实没出问题。

于是，我放心了，大家都放心了。

修老师说：“刚才，面瓜已经解决了自己的紧急问题，现在我们接着讲这道难题。”

不幸的是，受了面瓜上茅房的刺激，我的小肚子里胀得厉害，它来得不正常，来得太急了，我高举着手：“报告！”

修老师盯着我：“梅水，你有问题吗？”

我说：“我要上茅房！”

修老师说：“快去快回！”

我撒丫子就朝茅房跑，一边撒尿，一边埋怨面瓜，就是他引得我小肚子紧张，他上课不举手要撒尿的话，我的尿根本不会出来找事的。我正要系上裤子，面瓜又一头撞进茅房。

我说：“你刚刚撒完尿，怎么又要撒尿？”

面瓜说：“我可能吃西红柿吃多了。”

我说：“修老师没说你啊？”

面瓜说：“说了，说了。他说，面瓜，我没想到你小小的肚皮里竟然有这么多尿，我服了你。”面瓜又在茅房里啪啪地拍了几下肚皮：“修老师佩服我这里！”

我和面瓜一回教室，修老师说：“从现在开始，凡是有上茅房的，不用报告。”

我问：“那我们要上茅房怎么办？”

修老师不解我的话：“什么怎么办？”

我说：“不报告，怎么上茅房啊？”

修老师说：“你自己走着去茅房啊！我还背着你去茅房啊？”

我似懂非懂地说：“想去茅房，自己不用说话，自己站起来就走出去了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我和同学们都不信，有这样的老师。面瓜说：“好多老师都不让在上课时去撒尿，有人还尿过裤子呐！”

修老师说：“在家里，有谁上茅房跟爸爸妈妈举手报告的？没有吧？”

我觉得修老师的话是世界上最合理的话了。这时候，修老师笑起来，他忘了要讲那道算术难题了，他对另一件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：“面瓜刚才说，谁在上课时尿过裤子？”

面瓜一听这话，不吭气了。

修老师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

大家都有了兴趣,让老师猜是谁在上课时把尿撒在了裤子里。

修老师说:“面瓜。”

有人佩服地问:“修老师怎么知道的?”

修老师说:“我从面瓜同学的消化功能上看出来的。”

你不能不说修老师是个很厉害的人。

猜完谁把尿撒在了裤子里之后,同学们的兴奋点完全从解算术题上转移了,有人说饿了。说饿的人正是面瓜。

我说:“你的消化功能果真厉害。”

修老师说:“谁还饿了?”

有好多只手举起来,试探性地举着,不坚决。修老师说:“举高点!”有人就把手举高了,接着,举起来的手不断增加。

修老师说:“有东西吃的,就拿出来吃吧!”

同学们开始把食物从身上的口袋里摸出来,装斯文地细嚼慢咽。修老师说:“放开了吃,声音大点,我听着太压抑了。”

面瓜一听,嘴巴里就发出吧嗒的声音。他一带头,让大家以为闯入了猪圈,一片吧嗒嘴声。

修老师跟面瓜说:“书包里还有西红柿吗?给我一个。”

面瓜从书包里摸出一个西红柿,离开座位想送给修老师。修老师说:“不用过来了,把它扔过来就行了。”

等修老师和大家把零食都吃光了,我也心满意足地说话了:“修老师,以后想在课堂上吃东西,还用举手报告吗?”

修老师回答得很有意思:“上茅房都不用举手报告,吃东西就更